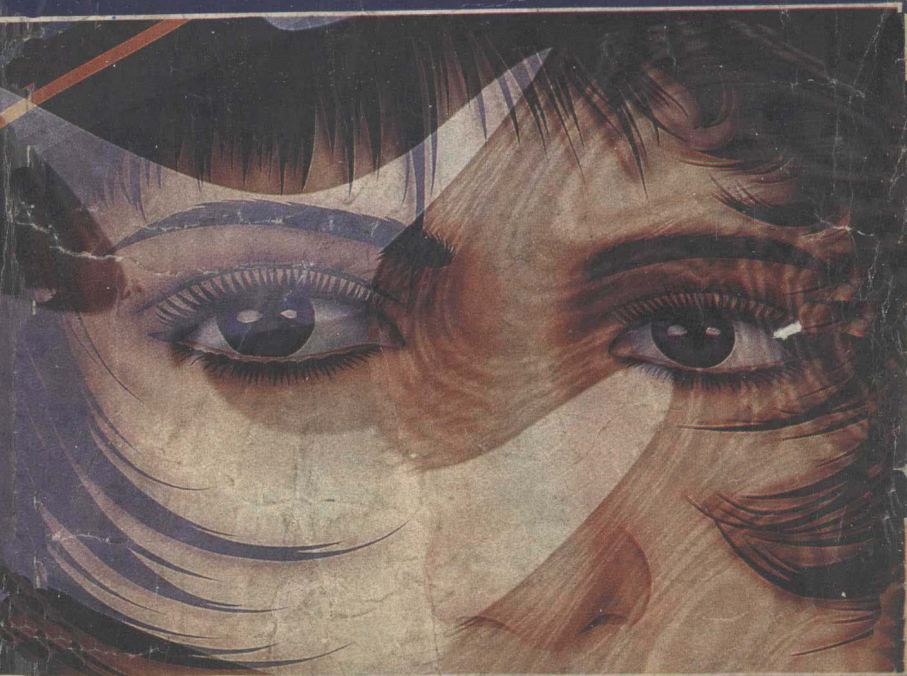

BIAN

Y U A N

邊 緣

玄 小 佛 著 (台 灣)



中國奧林匹克出版社

边 缘

(台湾) 玄小佛

奥林匹克出版社

1988·北京

边 缘 (台湾)玄小佛 著

奥林匹克出版社出版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1/32 5印张 150千字 1988年11月第一版

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—100000册

ISBN 7—80067-22-8/I·21

定价: ~~3.00~~元

2.00

一份离奇、诡异的爱情。

一场千年不割的爱情。

他们面临的不是现实环境的压力。

他们面临的不是另一个男人，或另一个女人的介入。

“神”与“魔”助他们、毁他们。

这是个真实的故事，用血与泪，在神魔缝隙中，用真挚的爱、尖楚凄厉的搏斗与嘶喊得到的。

相信吗？就发生在我朋友身上，今天这个科学、人文进化的二十世纪，还存着这样古老、传奇得不可解，不能思的故事。

我迷惑。

你呢？

玄小佛

1

黑发染着时髦的葡萄紫，蓬卷的发梢还染缀着几道发亮的金色，韩凯佳的发型、色泽，在机场已经抢眼得引人侧目了。

行李输送盘一圈又一圈地转，韩凯佳不耐烦地点了根烟，慵懒又似不在乎地瞧。

银黑镶结的细跟三寸半高跟鞋，露出韩凯佳嫩白的脚踝，玫瑰红的指甲油，令那嫩白的脚踝，愈发的让人想多看几眼。

韩凯佳有一双好腿，修长、均匀，再望上去，男人是会屏息的，东方女人的高度，却有西方女性的高耸胸部，黑银交杂的法国丝绸连衣洋装，长度停留在臀部底下，四十寸的胸部，仿佛随时要跳弹出来。

输送盘终于转出韩凯佳的行李箱了。

六只Chistian Dior，款型不同的行李箱，排列组合得象百货公司的摆设品。

韩凯佳玫瑰红指甲的手，一只夹着烟，一只拉行李箱，163公分的高度，除了胸部“局部肥胖”，浑身纤瘦的韩凯佳，提起沉重的行李，象提一只小化妆箱般轻易。

“小姐，我可以帮忙吗？”

一位三十多岁，眉宇做出潇洒状的男士，语调绅士般的以跑百米的速度，瞄了一眼韩凯佳的胸部。

韩凯佳吐了口烟，斜瞅着她那双擦着海蓝搭银彩的丹凤眼。

“速度很快嘛。”

韩凯佳又轻易地拉了只行李箱下来。

“没看过女人的胸部吗？把你的贼眼挪开！”

行李盘转离韩凯佳的视线，韩凯佳特有的那双往上钩的风眼，蔑视地盯了下那个男人，三寸半的细跟鞋，一点也不吃力地昂首追行李盘，一只只提下来，捉小鸡般。

好多双眼睛望着韩凯佳，当然，都是男人的眼睛。

韩凯佳拉来拖车，六只行李箱，整齐地叠落上去。

* * *

郑之行眼睛都要望穿了，那个他熟悉的韩凯佳总算出来了。

郑之行笑笑摇摇头，不必看韩凯佳，只要注意有个推车，落上五、六只箱子，那个人一定是韩凯佳。

郑之行大声上前。

“四十，在这儿！”

韩凯佳将推车往郑之行前一推，郑之行被撞得人都歪了一节。

“轻点嘛，跌在这里很难看。”

“喊的那么大声干什么！四十？要不要把我的腰围跟臀围也在机场拿麦克风报告一下！”

郑之行揉了揉被撞的腰，狠狠地朝韩凯佳涂着玫瑰红唇膏的部份，用力一吻。

“有没有让法国男人勾引走？”

韩凯佳冷哼了声。

“勾疯，勾呆了啦，怎么样？妒嫉死去算了！叫人搬行李上来呀，立在这儿象棵树干什么？等我拿斧头来砍啊！”

郑之行好笑又爱腻的。

“你不在嘛想见，看到你又怕你，司机在外面等。”

郑之行转身对站在后面的人吩咐：

“把行李扛上车。”

*

*

*

柔软的乳白羊毛地毯，嫩粉红色的窗帘、床罩、化妆台、壁柜，除了那片羊毛，整间卧室是韩凯佳喜欢的嫩粉红，映得韩凯佳白细的肌肤，透明、亮丽。

“有多想我？”

韩凯佳踢掉三寸半的鞋，光着脚，钩住郑之行的脖子，逼得他吻着郑之行轮廓挺俊的鼻尖，声音柔腻的。

“告诉我，有多想我？”

郑之行抚弄着韩凯佳蓬乱、染色的头发。

“四十，帮个忙好不好？每次出国回来，你都要搞个花样让我认不出来，这次更厉害，头发变成葡萄加金块。”

声柔的韩凯佳，突松开手，狠狠地捶郑之行一拳。

“人土就少开口，什么叫葡萄加金块！这是最流行的颜色！在法国花了八百法郎才烫染出来的！不懂得欣赏，就不要批评！”

郑之行一脸倒霉地抚揉被捶的胸口。

“才温柔不到两分钟，就拳打脚踢，力气比我这个男人还大，四十，我看我替你报名参加奥运拳击赛，保证拿金牌。”

正点烟的韩凯佳，又加手劲朝郑之行左肩重捶。

“要我拿金牌是不是！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练习的对象！”

郑之行跌撞地往床沿一坐，表情痛苦的。

“妈的，我怎么会爱上你嘛。凶也就算了，还动粗，上辈子你绝对是男人投胎的，而且还是个运动健将。”

“再讲下去，你想挨奶光了是不是！”

韩凯佳插着腰，胸一挺，往郑之行面前一站，四十寸的胸部不偏不倚，罩着郑之行的脸。

郑之行苦笑地一把抱住韩凯佳，一阵狂吻，低喃。

“给我几个奶光吧，四十，别给我耳光，给我几个奶光吧，你这个狐狸精转世的——四十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”

韩凯佳沉醉中，胸口一阵呕吐的窒息轻微涌上。

郑之行饥渴地吻韩凯佳，沉溺在韩凯佳健康、结实、嫩白的肌肤里，语音模糊、真挚。

“我们结婚，四十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我不要让你掉到别的男人手里，嫁给我，我们结婚——”

呕吐的窒息，在韩凯佳的胸口膨胀、扩大，韩凯佳晕眩的，她强劲的手力，虚脱般，声若游丝，额角渗出汗点。

“之行——，之行，我好难受！放开我！我好难受，不要讲结婚这两个字，不要讲——，你忘了吗？不要！”

郑之行沉醉的情绪，暴躁地跳起来。

“这是什么鬼藉口？我每次一谈结婚！你就演戏！两年了！我不是玩女人的花花公子！我承认开始我爱的是你的脸孔！是你的身材！是你四十寸的胸部！但我现在爱的不只是这些！已经两年了！我不要再过这种同居的生活！我要家！我要孩子！我要结婚！”

韩凯佳胸口呼吸困难，汗珠一颗紧接一颗渗冒，白嫩的

脸颊，变得灰蜡般。

韩凯佳捂着胸口，虚弱地望着郑之行。

“我象演戏吗？之行。——求你，不要讲结婚这两个字，我胸口——我胸口好痛——好痛。”

郑之行怜爱、愤怒交杂，目光似信似疑地望着几分钟前，可以参加奥运拳击赛，此刻却软弱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韩凯佳。

郑之行崩溃似地狂喊。

“我到底碰到的是个什么怪女人！”

郑之行用力摔门，头也不回地冲出去。

晕眩的脑子慢慢苏醒了，窒息发痛的胸口，渐渐舒展开来了。韩凯佳缓缓地由床上坐起，用劲地揪自己的头发，恨切地低喃。

“为什么是这样，为什么是这样？”

汽车引擎大作地由车房开出，韩凯佳跑到窗口，郑之行开着他那爱它仅次于爱韩凯佳的黑色跑车出去了，速度快，象发泄般似的。

韩凯佳走向化妆枱，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摸着自己的脸，痛苦地对镜自语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”

韩凯佳的手移到自己胸口，困惑的。

“为什么我不能听到结婚这两个字？为什么？”

运动员的体力又在韩凯佳体内恢复了。

韩凯佳点了根烟，朝门口大喊。

“阿巴桑，给我一杯热茶！”

韩凯佳打开叠落在地上的箱子，翻挑出一套淡蓝镶水钻 Warner lauren 的洋装，当然，长度仍然只保留在臀部下面

一点，她有双人见人赞的漂亮腿。

阿巴桑将茶端进来。

韩凯佳一边对镜补妆，一边吩咐。

“阿巴桑，箱子里的东西都清出来，那一箱是鞋和皮包，那一箱是化妆品跟首饰，还有一箱是服装杂志，其他的都是衣服。”

阿巴桑俯身開箱。

韩凯佳从箱子里选了水蓝皮编的鞋和宝蓝滚金边的皮包，喝了口热茶。

“郑先生回来，说我去店里了。”

韩凯佳昂首挺胸，神采奕奕地对镜照明，满意地梳了梳郑之行说的“葡萄加金块”的发型。

*

*

*

意大利的大理石地，发亮的铜柱，希腊式的浮雕天顶，每个角落的折射灯与精致的水晶吊灯；两百多坪的服装店，走进来，仿如进入古罗马时代的殿堂。

见到年轻、媚人的老板娘韩凯佳回来了，店员和经理，兴奋得也不顾客人了，蜂涌上来。

“凯佳，今天回来的吗？衣服穿在你身上，地摊货都变名牌了。”

经理林秀云羡慕、赞美的。

“少拍马屁，看你怎么搭配的？”

韩凯佳不满的打量林秀云，手一个大纸袋扔给林秀云，点了根烟。

“给你的！服装店里的经理衣服都不会穿。少丢我的脸吧！”

林秀云开心地打开纸袋。

阿采端了热茶过来。

“韩小姐，我有没有礼物？啐！你的头发乱漂亮的。”

韩凯佳指了指烟灰缸，阿采连忙拿过来。

“阿采，到我车里去搬，每个人都有。你看你穿的什么嘛，个子矮，裙子还拖地，象个番薯，换掉。”

店里哪个不挨韩凯佳骂。但，个个叫韩凯佳骂得服气之余，还笑得嘴都合不起来。

“林秀云，工厂的货出了没？”

“这两天，国外的订单等你处理，都在你办公室。”

韩凯佳这个骂一下，那个打一下，女店员看到老板娘，拿着礼物，都抢着跑进后面韩凯佳的办公室。

“干什么呀你们，全挤进办公室，衣服被客人偷走了，我一个一个捶死你们，打烊了再来烦我啦！”

店员嘻嘻哈哈地出去了。

林秀云得意地端了杯咖啡放到韩凯佳的桌上。

韩凯佳皱着眉一边翻着订单，一边嚷着。

“你知道我不喝咖啡的，端走。”

“凯佳，尝尝看，我特别调制的，我们店里的小妹，现在天天吵，说没有喝过这么好的咖啡，喝喝看嘛！”

韩凯佳勉强地端起杯子，刚喝一口，杯子跌碎，洒了一身，旋即，水笼头般，还来不及开口，面色死灰地吐了一地。

林秀云吓呆得瞪大眼。

“凯佳！”

韩凯佳拍了拍胸口，深吐了口气，死灰的脸又红嫩起来。

“没事，奇怪，我吃错了什么？”

林秀云立刻拭擦韩凯佳的衣服，扶韩凯佳往丝绒的沙发坐下，歉意中带点开玩笑的。

“凯佳，会不会是怀孕了呀？”

韩凯佳好笑地瞪了眼林秀云。

“你还内行呀你，怀孕？是啦，检查过了啦，五胞胎啦，满不满意？烟灰缸拿过来。”

端过烟灰缸，林秀云唇角带着一抹喜悦。

“凯佳，——我下个月要结婚了。”

本能地、韩凯佳舒适斜靠的身子，象一股冷风穿梭过来，正襟坐直。

林秀云笑意荡漾的。

“我怀孕了，好灵哦，两个月前，我在三峡一间很小的庙，有个女的，她算命，她算我这个月会怀孕，下个月会结婚，连正辉的长相她都形容出来了，正辉吓得已经叫人装修房子了，凯佳，你要不要去算算？我带你去。”

吐了口烟，韩凯佳反应冷淡地笑了笑。

“没兴趣，我自己操纵我自己的命运。”

“去嘛，真的灵得不得了！那个女的好厉害哦。”

象一股抗拒不住的力量，压着韩凯佳。那个连店里小妹，都可以跟老板娘嘻笑闹骂的韩凯佳，脑袋陀螺般打转地摇。

“不去！林秀云！让开！不去！”

林秀云震呆地望着失常、嘶叫的韩凯佳。

“凯佳——”

韩凯佳拿起皮包，似有人揪她般，冲了出去，那葡萄红缀闪金的蓬松头发，零乱地穿过张口瞪目的店员。

*

*

*

银白的睡袍裹着韩凯佳。

银白的月光，从落地窗泛进客厅。

一片银白的韩凯佳坐在落地窗前，她包在银白里，包括手上白色的纸烟与淡淡升起的烟雾。

韩凯佳没有开灯。

灯突然亮了。韩凯佳没有回头，喉管的声音幽长地。

“之行——，有没有喝咖啡会狂吐的现象？”

郑之行走到韩凯佳面前，手抱胸前，玩赏地望着韩凯佳。

“你卸了装的样子，比涂得象广告招牌的样子来的好看，如果再把葡萄和金块拿掉那会更好看。”

韩凯佳目光呆滞地。

“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请你认真一点。”

郑之行夸张地笑出来。

“认真？这两个字该我说吧！韩凯佳！我承认，我承认你具备所有现代女性的条件，能干！有头脑、漂亮、身材尤其独树一格，但我郑之行并不比你差！我三十一岁，我有钢铁工厂、百货大楼，我高大英俊！我是十六岁到六十岁的女人都感兴趣的男人！而我爱上一个最新潮的前卫女性！而她宁可同居，不肯结婚，认真？这两个字该谁说？是你还是我？说呀！四十！你开口呀！”

“我不想跟你吵架！”

韩凯佳怒跳起来，倒退着步子，双手扶着胸口，象生理残障者，保护着随时会被看出来的自卑。

“两年，我们生活两年了！你一点没有觉察吗？我没有理由地痛恨咖啡。我从来不喝，今天我喝了一口，却狂吐了一地，你只要搂着我，谈到结婚两个字！我的胸口就象要爆炸的地雷，痛得不能呼吸，额头冒汗，你真的没察觉吗？我不是在演戏，我承认我还不这么早结婚！但我不是你嘴巴里

那个新潮的前卫女性。听到结婚我很痛苦！我真的很痛苦！”

夸张的笑声从郑之行的唇畔收回去了。

郑之行走向近乎歇斯底里的韩凯佳，轻搂住韩凯佳，发出男性低沉温柔的声音。

“四十，别这样，我喜欢你开朗的个性，我喜欢你天不怕，地不怕的表情，有些人对某些食物是会有特殊的反应，那不值得你拿来研究。好，我相信你，胸口疼痛，你那么聪明，四十寸的胸部，我搂你的时候，当然会痛，这是正常的。至于额头冒汗，那要怪我，因为我搂你过分用力了，以后我会小心。四十，笑嘛，或者开口骂人嘛，我真的不习惯你这样子，好了，别心理作用了。”

韩凯佳轻推开郑之行，声哀无助地望着郑之行……

“不是，不是，我自己知道，我自己知道，我一定有病，一种奇怪的病。之行，我知道我有病，我有病，我不想随随便便就死掉，我爱旅行，我爱买衣服，我爱你，我不甘心那一天莫名其妙的就死掉了。”

郑之行疼怜地望着韩凯佳含泪光的眼，一把抱起韩凯佳。

“睡觉好吗？你今天太累了，一下飞机，连休息都没有就跑到店里去。睡一觉明天就没事了。”

运动员体力的韩凯佳，虚弱得像个襁褓中的婴儿，任郑之行抱进粉红色的卧房，放在粉红色的床上。

郑之行怜爱地轻吻韩凯佳眼角的泪痕。

郑之行又沉溺在韩凯佳白嫩、细致的肌肤及那高耸结实的胸部。郑之行小心地，尽量温柔地吻。

郑之行柔柔地吻韩凯佳。银白的睡袍，轻轻拉开，举止令刚才还歇斯底里的韩凯佳忘了一切，神志浸在郑之行的爱与手指间。

“四十——四十——”

郑之行轻揉着韩凯佳的胸部，呢喃的声音，充满着诚挚真心的情怀。

“嫁给我，不要再同居下去，我们结婚！”

神志浸在爱与手指间的韩凯佳，胸口开始窒息，呼吸艰难地。

“之行——不要，——不要说结婚——不要说结婚……。”

郑之行忘神地噬啃着韩凯佳的胸，那让男人逃不过的巨胸。

“要，明天我们就结婚。——明天就结婚——明天我们就结婚……”

韩凯佳发狂般，颤抖地推开郑之行，浑身虚瘫地跌在柔软的羊毛毯上，捂着胸口，喘得几乎发不出声，汗珠狂雨般滑落。

韩凯佳挣扎地爬过去，打开灯，嘶声虚弱地指着自己，手仿如吸毒者犯了瘾般。

“看我——之行，——看我——是不是演戏，你没有用力压着我，看我的汗——你很小心地摸我胸口——你看，看我——不能说结婚——不能说那两个字——相信我。”

韩凯佳吃力地嘶声。

“你看到没？你一说结婚这两个字——我就变——我就变成这个样子，——你看清楚一点，——我不是心理作用！”

郑之行呆震地望着韩凯佳死灰的脸色，溢流不止的汗珠，虚弱的神情，吃力的声音。

这是可以扛六只行李箱的韩凯佳吗？

郑之行跌入困惑、迷疑。。

*

*

*

靠着车，郑之行纳闷。

手支着窗口，韩凯佳冥想。

纳闷的郑之行，不服地带着挑战的语态，打开从医院出来就彼此不说一句话的呆滞空气。

“一切正常，医生说你一切正常，生理机能新鲜得象刚出生的婴儿！”

韩凯佳仍手支着窗口，声音乏力的。

“不要挑起吵架的气氛。”

郑之行暴躁地拉大嗓门。

“你在制造理由！你在逃避婚姻！你该去当演员！你让一个三十一岁的男人，相信你有病！你的演技可以获得天下人的鼓掌！四十！我几乎被你蒙骗了！”

韩凯佳蓄怒地用劲捶郑之行的肩，掌心象灌了五百磅的炸弹，威力强悍的，连撞郑之行。

“不要叫我四十！我恨透了这种叫法！我有名有姓！我叫韩凯佳！我有病！听清楚了吗？我有病！”

郑之行愤怒地打掉韩凯佳的手，握紧方向盘，声浪冲天的，一边肩痛楚的。

“你有病吗！有病的女人能把一个男人的肩膀打的那么痛！你是有病！神经病！幻想症的神经病！”

“停车！”

韩凯佳尖锐地大叫。

“听到没！停车！你要我跳车是吗？你停不停车？你到底停不停车！”

韩凯佳用力地去捉方向盘。

郑之行不停地挥开韩凯佳的手，车逐渐缓慢。

“你不想活！我可不想跟你一起死！这里不是荒郊野外，前后的车都在按喇叭，你没听到吗？”

“我是神经病！我没听到！”

难怪郑之行要送韩凯佳去参加奥运，郑之行还在阻止韩凯佳的手，韩凯佳已经跳车了。

顾不得后车的喇叭声，郑之行猛煞车，打开车门，难以容忍，却又紧张担心地飞跑到跌在地上的韩凯佳身边，俯身拉韩凯佳。

“你疯了！才从医院检查出来！又要送你进医院是不是，请你正常点可不可以？”

韩凯佳一点事也没有地站起来，不领情地推开又怒又关心的郑之行。

“你不要在大街上鬼吼鬼叫！只有神经病才会喊得那么大声，你该回车上去！我自己叫计程车！”

韩凯佳举手拦车，头也不回。

怒气的郑之行，也染了病般，发疯地踢车，大吼。

“四十！我们分手！我已经没有耐心了！我们分手！”

* * *

一口接一口地吐着烟，韩凯佳烦躁不安地在她的办公室来回走动。

林秀云关切地跟着韩凯佳的步伐。

“韩凯佳，我跟正辉还不是常吵架，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不潇洒嘛。追你的人多的很，真的不能忍受郑之行，分手算了嘛，反正他先开口的。”

韩凯佳任意地弹了弹烟灰，声音却出奇的平静。

“不是这个问题，问题出在我。”